

建水行记

李建军



寻找大理石街

罗建云

小学时，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大理石街》。过去四十多年，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得课文的第一句：“云南大理三塔寺附近，有个叫础石街的地方，闻名世界的大理石就产在这里。”

那时，我才9岁，因为课文而对大理向往不已。

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心怀远方的孩子自然是无法来到云南寻找大理石街的。因此，大理成为了我的一个长久的梦，我对大理石街自此充满奇特的想象，也一直想来苍山脚下、洱海之边看看。

在此之前，我来过云南四次，每次都被云南秀丽的风光深深打动。滇池之边，我见到海鸥飞翔的自由和欢愉，岁岁在此过冬；玉龙雪山，我见风开云卷、雨雪俱下，须臾秋冬更迭；普者黑的湖畔，人说桂林山水甲天下，我说普者黑山水赛桂林；走马荡古湖，我总让心神随水波起伏飘荡。只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我一直未到过，好像与我抵达大理的路还有遥远的距离。直至中国高科技期刊学会在大理组织培训，我才下定决心来大理，并决定去三塔寺附近寻找大理石街。

乘飞机抵达大理后，我以为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人人皆知大理石街，至少知道“础石街”这个地名。只是，当我问出租车司机，问前台服务员，甚至问大学老师，竟然无人知道大理石街在哪里。纵使我跟他们千般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小学语文课本中有篇课文叫《大理石街》，课文里写着石街在三塔寺附近，名字也叫础石街，他们依旧不知道。直到我向一个偶遇的警察询问，她很确定地说大理石街在三文笔村，从她们办公楼往后至约100米，然后往右转，便是我要找的础石街，也就是课本中所写的大理石街，只是，大理石街几乎不存在了。

依照指点，穿过狭窄的小巷，终于来到魂牵梦绕的大理石街。眼前的大理石街已不是课文中描述的样子，看不到矮小方形的石头房子，找不到粗糙狂野的石头，更没有叮叮当当的斧凿声和沙沙作响的摩擦声。眼前是一座座现代的楼房，每家每户门口摆着商品，在等待四面八方的客人选购。

我问商店的老板、倒茶的服务员和来此观光的游客：“你们知道这里是课文里写的大理石街吗？”他们摇头，说不知道，而他们看我的眼神，带着异样。后来聊天才知道，他们来自重庆、贵州、湖南，只管经商，哪会去追寻这段历史呢？我从网上找到《大理石街》原文，他们这才知道，天天在此工作、生活的小巷竟然是声名在外的“大理石街”。

石头垒起的记忆难道真的消失在岁月长河里了？后来，我仔细寻找，终于在一条小巷见到石头垒的房子和石头砌的高墙。石墙上长满青苔，屋顶长满杂草。再仔细看，发现房子外面用水泥抹平了，而内里依旧是一块又一块整齐堆砌起来的石头，和课文中的描述一模一样。

一位白族同胞见我对于大理石街如此好奇，便跟我讲起今昔变化。这位白族兄弟说，房子是自家的，开个小店，一年有稳定收益，生活过得很好。开采、加工大理石辛苦，收益也不高。老一辈的人开采、销售大理石，其实是用命换钱。被压伤、得尘肺病，哪有幸福可言？我再说说话，曾经的记忆到现在有了新注解。

沿着大理石街往前走，见到一家自助啤酒屋。和店里的一对年轻恋人聊天，才知道这家啤酒屋声名在外。酒屋是一位白俄罗斯人所开。数年前，他来大理旅游。在轻风吹拂的苍山下，在海声阵阵的洱海边，他遇到一位心爱的白族姑娘。留在这里，他如何在此地谋生呢？于是，他开了这家自助啤酒屋。来自白俄罗斯，他知道战乱之苦，知道安定不易。所以，他开店，不设店长，不聘服务员，他相信最坏的结果也没有战争的创伤可怕。据说啤酒屋开了几年，竟然无人逃单，他俩的故事也感动了无数人。

深邃伦理思想中。大成殿里，有孔子、孟子等以及子贡、子路等十二哲的塑像，两边房屋里还有很多先哲的塑像。据说，文庙经历了四十多次扩建增建。建水历来对文物管理高度重视，文庙也成为当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教育基地。如果说朱家花园以雅致古朴著称，承载着古代建筑艺术的哲学与精巧之魂，那么文庙的亭殿院落池塘，则呈现深远开阔的气象。

走出翰林街和北正街，从朝阳路往东，循着清脆的风铃声，大约一公里处，可见红色高大的建筑耸立着。这是朝阳楼，它伴随风铃声仁立在风中，与对往昔岁月对望。南诏时期建水还只是土城，到明洪武二十年扩建为砖城，现存朝阳楼为明代遗址。建水城里的西门北门，也保存完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约200米的西城墙，是重建的。城墙上部用新烧制的红砖，下部用从民间收集的古城砖——可见当时建水民众对古城修缮的热心与情怀。建水从唐朝元和年间筑城以来，已有1200多年历史。看到这些城门和城墙，自然会把历史和文明联系起来，也会想到建设古城的前人和他们的艰辛付出。前人的灵魂已融入在巍峨的城墙、城楼中，也会在未来长存。

建水，不缺水。泸江穿过建水坝子，由西向东流过，滋养着这片土地。众多的古井，让建水成为名副其实的“井市”。西门附近的豆腐富有名气，源于那口“大板井”。大板井井口直径两米五左右，井沿周边石板已被取水的人踩得光亮。据说，这带的豆腐好吃，源于大板井的水好。每天，到大板井挑水的人不少，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被称作中国四大陶瓷之一的建水紫陶，城里紫陶路，紫陶茶具已遍及

千家万户。

我常到大板井附近的饭馆吃饭，定会点红烧豆腐或麻辣豆腐、青菜豆腐汤等菜，再喝用紫陶壶泡的茶水。那体验，不仅是在吃豆腐喝茶，也是在品尝大板井里的水，在品味水与土以及这片水土孕育的绵长文脉。

从洋溢着醇厚浓郁“古味”的城里走出，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建水县西庄镇的双龙桥，又称十七孔桥，横跨泸江河与棉冲河的交汇处。双龙桥也是一座古建筑。看见远处横亘的长桥，我心里冒出杜牧的词句：“长虹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顿时觉得眼前的双龙桥，分明就是水上的盘龙，也是一道不灭的彩虹。泸江河边几棵枯死的树和躯干粗老却枝叶婆娑的柳树，依稀可见旧岁留下的痕迹。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双龙桥，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这里集休闲和赏景于一体，游人络绎不绝。桥面铺着粗糙的大石板，已被踩得锃亮发青，桥的两边护栏砌的也是大石条。中间楼阁，层檐重叠，檐牙高啄，雕刻精致，檐下风铃叮咚。桥下两边，碧水兴起，游鱼不急，偶可见长满斑纹的乌龟游到水面，漫游不惊。桥、水、鱼、龟和倒映



本报美编 郭金龙 制图

金沙往事

饶红梅

环绕巧家县的金沙江，曾奔腾咆哮，滚滚流淌。如今因白鹤滩电站的修建，变成一个清澈透亮的湖泊，犹如最湛蓝的那一块天空坠落人间，形成独特的峡谷平湖美景。

清晨漫步湖边，微风拂面，闲暇惬意。旭日从山顶冉冉升起，倒映在碧绿湖水中，犹如翠玉包裹着红玛瑙。细碎的波浪，像无数的小火苗欢快跳跃。中午在湖边的树荫下垂钓，每根钓竿都承载着惬意、舒适的生活。坐船徜徉湖面，海天一色，碧波荡漾，翠绿的山峰、湛蓝的天空、红色的骄阳、林立的高楼、欢笑的人们倒映在水里。人在山水间，天空、骄阳、白云、山峰、绿草和湖泊在人心间，彻底融为一体，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上种种，只是巧家大峡谷出平湖后，带给巧家生活沧海巨变的冰山一角。在尽情享受湖光山色的美好生活之余，可曾有人知道在这碧波荡漾的湖泊下，埋藏着无数鲜红的故事。

几乎每个巧家人都听过这个故事，而我每次讲述这个故事时，都热泪盈眶。那段烽火狼烟的岁月，一支红军过江先遣队乔装成背夫，到金沙江边，悄悄寻找截红军过江的船。红军要过江北上抗日，需要当地船夫用船渡过去。当地驻军缉私队为拦截红军过江，下令把所有船送到对岸，沉入江底藏起来，并销毁木板、猪槽、竹筏等可以过江的工具。

红军过江先遣队找了几天，没找到一条船，商量由老红军去给另一支先遣队队长报告。剩下的队长和小红军上山砍竹子，做竹筏，到对

岸找船。为了避开当地驻军的耳目，他们昼伏夜出。七天七夜，他们躲在甘蔗林里悄悄做成竹筏，随后，乘着夜色，悄然渡江。但刚入水划出几米，竹筏立刻被监视江岸的守军发现。守军向他们开枪，小红军被子弹击中，落进江里。队长忍痛在枪林弹雨中划着竹筏前进，船行驶到江中心，竹筏散架，他被巨浪卷走，在水中扑腾很久后，失去知觉。

队长从疼痛中醒来。他没找到船，还牺牲了战友，绝望笼罩着他。另一支先遣队队长给他带来曙光——隐藏在金沙江边的地下党员，给红军藏了一条船。随后，在船夫们的配合下，他们驾船到对岸，把沉入江底的船打捞起来，再划到江的入口，等待大部队过江。

渡江那夜，金沙江畔，月明星稀，芒果树影绰绰，农舍偶尔传出狗吠，田野蛙叫蝉鸣，江水拍岸，晚风吹过大地。先锋队掩护红军过江，率先向驻守的敌军开火。枪炮声刺破宁静的夜晚，江水拍打岩石的声音和蛙声狗吠消失了。船夫们不畏艰险，娴熟地驾驶着船，在金沙江上往返，把一批又一批的红军战士送至江对岸。枪林弹雨，炮声隆隆，呐喊厮杀，天空划过朵朵火花，如同白昼。波涛滚滚的金沙江，时而腾起巨浪，时而撞击山崖，水下暗礁，水上险滩，那一夜，不知道多少船只和生命被巨浪吞噬撕碎。

如今我们漫步湖畔，或者泛舟湖中央，感受高峡平湖带给人的平静之美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在这湖泊之下，曾经有过多少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鲜血，染红过金沙江。

没有水，土地亦绝望。没有土地，水亦单薄。

水和土地互相依偎，彼此成就，自古皆然，没有一块土地能离开水。只是看不见水的土地，成了旱地；有水的地，成了稻田，它们定然在某一段时间融入彼此，滋润生命而无止境。

群山突兀的云贵高原，到处是陡峭的山峰，得造物主的恩赐，偶然生出一块平地，便是让人惊羡的宝地。曲靖市会泽县娜姑镇，坐落在群山夹缝中的坝子里，因水而兴，因水牵绊着绵绵不绝的乡愁。水来自山后的水库，经水渠引入，拾级而下，在这片土地上蜿蜒流淌，滋润万顷香稻。群山中的坝子，在第一缕晨曦中醒来，村庄张开朦胧的睡眼。稻米飘香，流进昨日的梦呓；炊烟袅袅，点燃俗世的乡愁；流水潺潺，惊醒沉睡的记忆。

水之于娜姑，如同血液之于身体。如果说娜姑是娜姑的心脏，沟渠是娜姑的血管，水则是娜姑的血液。涓涓流水，沿着纵横交错的沟渠，流进田里，让生命和谷粒饱满起来。

水绕山流淌，再分流于田。人们在田里耕耘，创造生命的食粮。我们站在田埂上，看流水汨汨向前。它发源于往昔，消失在将来。它带走生命，又孕育生命。水一样的时光，洞穿历史的烟云，娓娓道来娜姑的故事。

娜姑之水，得来无比艰难。坝子在低处，难以蓄水，又因群山阻隔，难以享受上游雨水的恩泽。历史上的娜姑，干旱缺水，连年荒芜。在郭开甲等三位乡绅倡导下，民间集资，凿隧引水以礼河水灌溉农田。

“凿高山以引源泉，滔滔不绝，俾东阡北陌西畴南亩，上万顷咸资灌溉；辟圯下而成沃壤，井井有条，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数千年永获丰盈。”在娜姑乐里村

如水

丁卯

上水洞，有这样一副对联记述乡民凿洞引水的事迹，他们凿开的上水洞成为历史的遗存，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唱，成为一块土地的丰碑。

现在的条件下，凿洞引水并非难事，可在几百年前，靠人力引水几乎是难以完成的奇迹。乡民们前仆后继，凭着坚韧的意志，历时六十多年，方才完成引以礼河水入娜姑的梦想。他们怀着对乡土的眷恋，对水的礼敬和虔诚，用双手凿出了古代乌蒙大地的水利奇迹。数百年后，我们穿梭于娜姑坝子，在徐徐清风中，似乎还能听到大山里锤凿的声音。

这来自远古的声音，像琴弦牵系着我的脚步，让我从未远离娜姑这片土地。二十年前的某个黄昏，我第一次走进娜姑。盛夏的坝子里绿意盎然。大地青山川一色，与水相映成趣。耳畔传来“呱呱呱”的蛙鸣，让人想起久违的乡音。夕阳的余晖映照晚归的农民，在他们脸上折射出生命之光。

暮色渐浓，月亮升起。白色的月光徐徐铺开。此起彼伏的蛙声中，大地沉入银色的海洋。那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坝子里闪烁，在夜空中如梦想绽放般温暖。与此同时，数公里之外的娜姑镇，却在一片欢腾海洋中迎来夜的霓虹。

源于水的馈赠，以礼河发电厂的修建为娜姑带来了喧嚣，也带来了繁荣。三级电站、四级电站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水电人，而娜姑是他们的世界。应时而建的以礼河电厂职工生活小区，不仅是职工的心灵栖息之所，也成为娜姑人休闲娱乐的花园。每到夜晚，小区里人潮涌动，老人们坐在椅子上抽着旱烟，回味年轻时的岁月；中年人谈论粮食的收成；小孩在草地上耍闹。职工影剧院里歌声悠远、舞姿婀娜。

在水里的树，与桥上驻足观赏的游人，都在悠然的意境中，与上空的蓝天、白云进行着一种默契对话。

伴随一阵汽笛长鸣，一列坐着游客的小火车从旁边开过。这是从建水古城开往团山的往返观光小火车。双龙桥站的站台上，废旧的钢轨搭起长凳，下面的米轨和道心里的道砟，静静铺展，向两头延伸。以轨道边的陈旧站房和一棵斜立的老柏树作为“旧慢岁月”的开篇，走进建水临安站，云南百年铁路历史从废弃的英国产蒸汽机车和低矮的站房里悠悠启程。站台上，有多块钢板镌刻着小火车开行与停运的时间：“1921年11月个碧临屏铁路个碧段通车”“2015年5月1日建水古城观光小火车开通运营”……，坐在小火车上，让旅客体验摇晃、敞亮的轻旅行，回望摇晃、敞亮、单纯的慢时代。

无论是迎晖路、临安路，还是翰林街、北正街，建水古城保持着古朴典雅的风格。观光小火车开行十年来，游客越来越多。建水火车站的“大火车”自2005年开行以来，坐火车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城际车的开行，为建水古城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中外旅客。